

春去来兮归真园

□赵公友

烟花三月，是梦幻与诗意的江南，是诗仙李白眼中的扬州。听说归真园的桃花开了，正是三月。潍坊古称潍州，潍州可否也像扬州？心中便有了一挂“烟花三月”的心事。

惊蛰后的一场春雨，一改淅淅沥沥的缠绵，下得酣畅淋漓，小草开始吐芽，杨柳得以蒙绿，满眼的生机。去归真园探春，是心事，也是向往。

去的那天，风和日丽，春和景明。步入古色古香的大门，左拐穿过“入画”的月亮门，直奔园内西北角的桃花园。果不其然，几株桃树花开艳丽，蕊吐芬芳，恍若朝霞，用粉红点燃了春天的风情。粉嫩的桃花犹如少女的脸庞，在春天的阳光下害羞地绽放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。望着这满树的桃花，遐想着六月桃熟流丹的样子，不用咬上一口，心已是甜的了。

闻着花香，望向周围的假山，迎春花瀑布般垂下，逍遥自在。攀越假山的石径上，已有飘落的迎春花在石板路上漫步。松的苍翠，冬青的绿，丛竹的青，点缀在假山秀水间，一场烟花三月下“潍州”的浪漫春色，正在归真园里漫延开来。

园内的核心建筑“绿荫堂”，坐落于四株大树之下，因故得名。它正是应了建筑家梁思成先生提出的“不是在房子旁边种树，而是在树林里种房子”的理念。堂中有一匾额，额上诗曰：“绿荫华堂林里生，四面凌空天籁通，莫道堂中无一画，只缘堂在画图中”。堂前假山下的一汪小潭，碧水盈盈，春波荡漾。堂四周的知春阁、快夏阁、赏秋阁、拥冬阁，如同“众星捧月”。再细看绿荫堂四周，小桥流水，山岩俊秀，松柏参天，新篁吐翠，迎春摇曳。春天的美好，在气息的一呼一吸中犹如诗意的召唤，心情也随之变得愉悦舒畅。

我缓缓迈过“板桥游踪”门，把探春的足迹留在了那一块块油亮的石板上，穿“晓风”亭、“残月”亭，攀石径，过山洞，越假山，拾级而上，到达最高处的“月夕烟晨”亭。该亭结构为原木色的纯木十柱，南北窄东西长的歇山式顶，覆以茅草，简约自然，别具一格。在亭中小憩养神，此情此景，不由得想起周作人《喝茶》文中的一段话：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。”此时的我，既无友人相伴，也无品茶之便，心中却也滋生出一番如此的心境，甚慰。

俯瞰园内，游人如织。有前来打卡的旅游博主，有拍照留念的新婚夫妇，更多的是拿着手机自拍自乐的游人。下得亭来，一对穿着礼服拍照的老年夫妇引起了我的好奇，借着间隙，与老人家闲聊了几句，原来两人是为金婚纪念日留念。老先生说他是20多年前归真园建设的参与者，并介绍这座兼备中国南北方古典园林风格的山水园，是由著名建筑学家、梁思成助手杨鸿勋主持设计并监造，其名称取自“返璞归真”之意，强调回归自然与本真。我忽然记起，进园时大门上隶书“归真园”的横扁，便是杨鸿勋先生所题。

园中最惹眼的建筑要数风格各异的亭子了，独四面八柱、翘檐飞角的“东篱馆”，与众不同。虽称为“馆”，实则一亭。亭内南、北对座，可小憩赏景。东面粉墙留窗，翠竹窗外半漏，可开窗远眺，与翠竹相合。阳春三月，这独有的设计风格，成了游人“竹摇清影罩幽窗”的打卡佳处。

“妈妈，那玉兰枝头的骨朵快开了。”耳畔好奇的童语，吸引我仰头观望，只见天香殿前的几株玉兰树上，满枝的玉兰花骨朵表面布满细密的黄褐色绒毛，充满生命的稚拙感。看到这花苞，我仿佛感觉到春天接捺不住的心跳。不久时日，“霓裳片片晚妆新，束素亭亭玉殿春。已向丹霞生浅晕，故将清露作芳尘”的景象，会为归真园的春天再奉献一场浪漫的相逢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，《新华时评：返璞归真过春节》一文里说：“春节是中华民族最看重的民俗佳节，就应当让它返璞归真，还其民俗本来面目。”佳节如此，生活更当这样。

沐浴春风，来归真园体味春的“归真”，掬春水，摘新英，香满衣，玩春浓，花荣花谢，皆是风景。

藏在“倒春寒”里的暖

□孟令江

每年春暖花开，别人喜欢得不得了，可我却怕，怕倒春寒，怕白发母亲的老寒腿。停了暖，即便腿上套上一层又一层护膝，她仍会觉得冷飕飕地“进风”，关节发疼，走路慢半拍。从凳子上起身时，母亲总要扶着膝盖缓一缓。

问她怎么了，她总说：“这两天有点乏。”

后来我才明白，她不是乏，是关节在疼。

母亲的关节疼，是年轻时在庄稼地里劳累落下的病根。人过五十，膝盖就开始“闹脾气”。晴天还好，一遇上阴雨天，膝盖像灌了铅，又酸又胀，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稳。她总说：“人老了，骨头脆了，这老寒腿怕是躲不掉了。”

春天一遇倒春寒，看母亲脚步蹒跚，我就知道她的腿又疼了。

她却笑着宽慰我：“没事，老毛病了，一换季就这样。膝盖有点酸，走路使不上劲，等天暖和就好了。”

我问：“你又打算硬扛？”

她不吭声。

对老年人来说，春天最难熬。阳气生发，骨头缝里的寒湿往外冒，偏偏倒春寒的冷风一刮，寒湿又被堵了回去，一来一回，关节最是遭罪。所以，一到春天就会腿疼、膝盖酸、腰发僵。

我记得小时候，村里的老人遇上倒春寒，要么把炕烧得滚烫，要么穿着厚棉袄坐在南墙根下晒太阳。

前年春天，母亲腿疼得厉害，两个膝盖都肿了，在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星期。从那以后，我便想方设法帮她护着关节，买过膏药、热敷贴、理疗仪、按摩椅等，也熬过中药，可这些办法终究治标不治本。

倒春寒最磨人的，就是那股往骨头里钻的冷气。老话说：“寒从脚下生，湿从骨缝入”，老人本就体虚，活动又少，关节疼自然越来越重。

后来我从中医专家那里，学到一套老年护膝操。母亲嫌费事不肯学，我便哄她说，这是社区推广的护膝操，练一练拍个视频就能领鸡蛋，不花钱还能得实惠。这话果然说动了母亲，她开始跟着练。我也装模作样地拎着鸡蛋回家，谎称是活动赠的，母亲接过鸡蛋时格外开心。当然，这些鸡蛋都是我买的。

从那以后，母亲天天坚持锻炼。一个月后，她的气色好了不少，关节疼痛也明显缓解，练得更有动力了。后来，楼下王阿姨来家里，陪着母亲一起练，看着两位老人认真的模样，我心里暗自高兴。

往年开春，家里总要备上几盒膏药。上周降温，我没问母亲腿疼不疼，干脆买了一盒回来。

母亲却说：“这两天降温，我以为膝盖又要疼了，结果反倒没事。”

我问：“是吃药了？”

她摇摇头：“没吃，药还在呢。我看应该是那套护膝操管用。”

母亲声音不大，语气里却满是欢喜。

其实父母这辈人，最怕的从不是病痛，而是给子女添麻烦，所以疼了也轻易不说。

身为子女，有些事不用等他们开口。父母藏在心里不说的疼，我们要看得见。

隔天，我又拎着一袋鸡蛋回家。没想到母亲接过鸡蛋，转头对我说：“以后别再天天买鸡蛋了。”

我一怔，笑着辩解：“这是活动赠的，我之前跟你说过的。”

母亲也笑了，看着我：“我早就知道了，妈又不傻。这份孝心，当妈的哪能不懂？”

我瞬间懂了，我在偷偷疼着母亲，母亲也在悄悄成全我的这份孝心。

原来，爱，是一种双向的成全。

红头油 蓝墨水

□周衍会

小学六年级时，我开始知道爱美了，头发越留越长。然而，让我苦恼的是，我的头发干枯焦黄，怎么梳理也不定型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随着录音机和电视机的出现，各种流行风潮也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。我们班的班主任刚从师范毕业，穿西装，打领带，皮鞋擦得锃亮。他留着偏分头，头发乌黑发亮。每每头发耷拉下来，他就轻轻一甩头，头发“唰”地回归原位，那动作潇洒极了。

有一天，班主任招呼我们几个男生帮他到宿舍抬桌子。他的床头柜上有个玻璃瓶子，里面盛着粉红色的液体。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：“这是头油，抹在头发上，又黑又亮。”我的心一动，对着墙上的镜子照了照自己的那头乱发，恨不得立马也能拥有这样一瓶神奇的东西，让自己的头发变得乌黑顺滑。

那天下午放学，我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绕行到村里的合作社。合作社是全村最气派的房子，两道镶着玻璃的推拉门，木质的天花板。东墙上有一圈水粉画：蔚蓝色的大海，几只白色的海鸥在海浪上掠过。岸边一线黝黑的石板路，一队脖子上围着白毛巾的渔民，挑着的担子里，是银光闪闪的带鱼……东边柜台台面是大理石的，玻璃柜内是各种日用百货。售货员是位烫着卷发的年轻女子，脸白白的，嘴唇红红的，一身白色连衣裙，漂亮得像画中走下的仙女。

我从小就性格内向，一说话就脸红，还有点口吃。虽然偶尔也到合作社里玩，但我很少买东西，那时也没有零花钱。但这一天，我一反常态地溜进了合作社，沿着柜台扫视了一圈。在北墙角卖雪花膏的地方，我看到了几个扁扁的玻璃瓶，里面是红色的液体，应该就是头油了。我正贪婪地看着，一抬头发现售货员站起身，款款地走了过来。我脸一红，忙低下头，匆匆离去。
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攒钱。直到有一天，总算凑够了买头油的钱。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我兴冲冲地去了合作社，一推门，见里面有不少顾客，忙退了出来。我坐在合作社门外的大青石上，装作看蚂蚁搬家，眼睛却紧紧盯着合作社的那两扇大门。直到天近晌午，里面的人才散去。我站起身，见没人了，快步推门进去。

屋里静悄悄的，几道光柱从窗户射进来，空气中飘浮的灰尘看得一清二楚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走到柜台前，那位女售货员正坐在里面，翻看一本《大众电影》杂志。听到脚步声，她慢慢抬起头，看着我，微微一笑。我鼓足勇气，指着柜台，说：“给我，拿，拿瓶……”我的脸涨得通红，右脚不自觉地跺了跺地面，一时口吃得很厉害。

“你是要墨水吧？”她站起身，用含笑的眼睛看着我，那模样真好看。化妆品柜台和文具柜台紧挨着，她以为我要买墨水，压根就没想到我要的是头油。

听她这么一问，我更紧张了，额头立时冒了汗。我用手捏着衣角，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。“要纯蓝的吗？”她又问了一句。我又点了点头。

于是，她转身从柜台上拿起一瓶蓝墨水，用湿抹布擦去上面的灰尘，递给我。她的手白白的，不知抹了什么润肤霜，有一股清香味。

接过墨水的瞬间，我飞快地瞟了一眼柜台里那些扁平的瓶子，恋恋不舍又有些无奈地离去了。

那瓶魂牵梦萦了许久的头油，就这样与我失之交臂。可是，现在偶尔想起来，在感到好笑的同时，心头却也会浮起一股说不出的温馨。

